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等了一會兒道：「先禮而後兵，我們敲過門了，他不肯開，祇好破門而入了！」

南海漁人騰起一腳，對門上踢去，快要觸到門上的時候，金蒲孤忽地用手長弓一勾，套住他的腳尖，把他拖了回來。

南海漁人開口吼道：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

金蒲孤道：「防人之心不可無……」

南海漁人大笑道：「你怕他在門上弄鬼，劉素客大概不會做這種丟人的事吧！」

金蒲孤搖頭笑道：「有一人丟了帽子，在屋中遺尋不獲，最後才發現帽子戴在頭上……」

南海漁人瞪著眼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金蒲孤道：「這就是目前的這扇門，他把最笨的方法放在最聰明的地方，才能使聰明的人上當，因為他們往往以聰明的眼光去看笨事……」

南海漁人將信將疑地退後，搬了一條青石，遙遙作勢欲擲。金蒲孤則抽出一枝長箭，搭在弓上朝南海漁人作了個手勢，叫他把石條在門前尺許之處！

南海漁人雖然不明白他的用意，但仍是照了他的指示將石條豎好，金蒲孤則已退到

牆下，距門約有四五丈，同時也叫南海漁人到另一邊站好！

南海漁人剛到達那個位置：金蒲孤的長箭已脫弦而出，繞了一個圓圈，向石條撞去，石條受力後，又向門撞去，砰然巨響中，那兩扇門被撞開了。

門中全無動靜，南海漁人剛要笑金蒲孤過份聰明，那門上的匾額上突然灑下一蓬水露，把方圓數丈盡罩在內！

在水霧中，那木製的厚門，鐵鑄的銅環，以及石塊砌成的短牆，都被蝕得一塊塊地剝落下來！

南海漁人看得咋舌道：「厲害！厲害！劉素客的這一手佈置雖然俗氣，卻也是最具威力，從這蓬水霧的烈性來看，就是大羅神仙，也不免骨銷肉熔，老弟台……我真佩服你了，你怎麼算得那麼準的！」

金蒲孤看得雖也心驚，卻淡淡一笑道：「此亦不過人情之常耳，算不得什麼！」

南海漁人想了一下才道：「老弟台！這一層機關雖然沒有害到你，我倒還有一點不明白的地方，老弟可以賜予開導一番否？」

金蒲孤笑道：「開導是不敢當，前輩不妨說說，我當盡其所知來解答看看！」

南海漁人手指著門口退：

「從開門到發出水霧，中間還有一段空間；假如我們一直衝進去，大概也可以逃過水霧籠罩的範圍，那他這道機關不是等於白設嗎？」

金蒲孤微笑道：「前輩觀察得很仔細，照前輩的想法，劉素客這道機關祇是用來嚇嚇人的了！」

南海漁人皺眉道：「這就是我不解地方，照理說這已經是劉素客最後的關頭了，他的目的絕不會祇嚇嚇人就夠了，可是事實上傷人的可能性又不太大！」

金蒲孤笑著道：「這道機關是他真正想致人於死命的煞手佈置，前面的種種佈置雖然高明，卻都是以困人為目的，祇有此處，才直接威脅到人的生命！否則他就不會使用這麼劇烈的毒藥！」

南海漁人道：「我也是這麼想，可是他為什麼要留下這一段空隙的時間內！」

金蒲孤一笑道：「假如一個人能通過前面的重重難關，必定不會是個見門即沖的莽夫，所以他高明處就在這一段空隙，假如門剛開，機關也跟著發動，以前輩與我的身手，緊急撤退還來得及！」

南海漁人道：「有了這段空隙，我們撤退不是更從容了嗎？」

金蒲孤道：「那就不會這麼容易了，前輩可曾注意到那蓬水霧的降落方向，它們是從四面開始，向中央聚攏的，假如我們等到機關發動後再想退出，已經是身入重圍，上天入地俱無門矣！」（七十二）

神尾秀子幫她繫腰帶的時候，她又傷心地哭了起來。

「哎呀！別這樣，智子小姐，多門先生一再保證不會把你的事說出去，所以……」

智子擦去傷心的淚水。

「我並不是為這件事哭，我……我問過九十九龍馬，我知道了我的親生父親……是怎麼死的……」

這一瞬間，神尾秀子的臉色變得很難看，她深深地歎了一口氣。

「唉！你果然是為了這件事來這裡的。」

「是的，因為我真的很非常在意這件事。而且我也看過過月琴島上那間上了鎖的房間。」

「啊！」

神尾秀子詠大眼睛看著智子，過了一會兒才溫柔地拉著智子的手說：

「智子小姐，為什麼你不早些告訴我？如果你問我，我一定會告訴你的，這樣你也不必來這裡了……」

「對不起。」

「不，該說抱歉的是我。不過，智子小姐，你還是忘了這件事吧！而且，不要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。」

「老師！」

智子淚流滿面地看著神尾秀子。

「這麼說，九十九龍馬說的果然是真？爸爸就是在那房間裡被媽媽……殺死的嗎？」

「不，不可以再提這件事。你快把這一切忘記吧！事實上，你的母親很愛你的父親，然而事情卻演變成這樣的結局，我們也祇好說是命運弄人。所以，智子小姐，你還是快忘了吧！啊！有人來了。」

急促的脚步聲才來到門外，就聽見一個孩子的聲音傳進來。

「對不起。」

原來是智子先見過的男孩，祇見他有些靦腆地避開了智子的視線。

「小姐，警官說，如果你感覺好一點的話，請過來一趟。」

智子和神尾秀子相互看了一眼之後說：「嗯，那麼請你轉告他們，我這就過去。」

智子連忙從皮包裡取出化妝盒，靜靜地補妝。

第二十章 秘密通道

在那間帶給智子可怕回憶的房間的隔壁，金田一耕助和等等力警官正等著智子。

那是一間五坪大、沒有什麼特別之處的房間，房間兩側各有一個壁爐和一個高低棚架，另一側的牆壁上則有兩扇合成樹脂門，而門的那一頭便是九十九龍馬舉行「特別」加時儀式的密室。

那扇合成樹脂門現在正緊閉著，但是對面的房間裡卻有好幾位警察，從他們激動的談話和腳步聲來看，他們應該是在拍攝命案現場。

當智子尾隨神尾秀子進入房間時，金田一耕助和等等力警官已經圍坐在中國式矮桌旁等候多時了。

「不好意思，在你最需要休息的時候還把你找來。這邊坐！」（一一八）



● 橫溝正史

圈套

倪匡

我一時之間，還未曾意會紅綾這樣說是什麼意思。

白素已疾聲道：「它們不會去，在文明社會，沒有人到哪裡都帶著兩隻——」

我在白素一開口時，就向她望過去，祇見她的臉色，難看之極，我連忙握住了她的手，感到她手冰涼，我又伸手掩向她的口，因為我知道，她對那兩頭銀猴，不會有什麼好聽的稱呼，多半是「猴子」、「猴孫」之類，雖然紅綾未必明白含義，但白素的神情已極度不滿，紅綾一定可以覺察得到的。

白素被我掩住了口，她也沒有再說下去，可是面色仍然難看，那是我以前未曾見過的情景。

而紅綾也低下了頭，不再說話，可是她雙臂卻把兩頭銀猴攙得更緊，用行動來表示抗議。

於是，剛才興高采烈的氣氛，一下子就沉寂了下來。

在沉默了片刻之後，我伸手指向紅綾的頭上輕拍了兩下，站起身，和白素一起走了開去。

白素默然無語，走出了十來步，再去看紅綾時，她已和銀猴在一起翻筋斗了。

我向紅綾一指：「看，煩惱全是人自找的，像她那樣，自由自在，多快樂。」

白素聲音平淡：「如果允許她帶了兩頭銀猴到城市去，那才真是自尋煩惱。」

我本來想說「把她帶到城市去，才是真正的自尋煩惱」，可是這句話，在我喉際打了一個滾，就嚥了下去，因為如果說了出來，白素必然不同意，這就演變為吵架了——我和白素，有不同的意見，但絕不願吵架。

白素似笑非笑的望著我：「在腹誹什麼？」

我忙道：「不敢。不敢。」

白素忽然長歎，我明白她的意思是：「不會才好，「不敢」，還是腹誹了。」

我自然也祇好苦笑。

等到我要離開時，我真想拉白素一起走，可是我還未曾提出，白素已經把話說在頭裡：「我要留在此地。」

她的神情，告訴我她心中在想些什麼，我又把一句話在舌頭下打了一個轉，沒有說出來，那句話是：何必和兩頭猴子去爭。

白素駕著直昇機，送我到可以通向外面世界的機場，反正我隨時可來，而且，直昇機上的通訊設備也可以使我們經常聯絡，所以說不上有離愁。

但是，當我下機之前，我和白素互望著，雙方都分明有話要說，但又不知如何說才好。

過了一會，白素才道：「你先說。」

我雙手一攤：「我要說的，我認爲我已全說了。」

白素低下頭一會，才道：「我還有一些話沒有說，那是關於我將會去做的一些事。」

（九十）



晚會的高潮是煙火表演，當火藥在黑夜爆開時，絢爛的七彩光芒點亮了夜空，和月兒爭輝，美不勝收，教人感動。

世上竟有如此的麗景，凌觀兒真是看呆了，而霍非凡不知道什麼時候來到她身邊，溫柔地擁著她。她倚在丈夫懷中，心中不自覺昇起了預感，她會和丈夫年年都如此相依偎地過中秋。

這是她的希望，也是心願，祇祈求上天別再捉弄她了，讓自己此回的願望能達成。

中秋晚宴順利結束，江湖四少平時見面機會不多，霍非凡又和好友們聊了許久，直至近天亮時才回房間。一入內室，就看到趴在桌上睡覺的凌觀兒。

「觀兒！他訝異的快步走到她身邊，輕輕地抱起她。」

凌觀兒睡意濃濃的睜開眼，看到是霍非凡後，她對著他浮起了嬌媚的笑顏。

「夫君，你回來了。」

「你怎麼不上床睡覺，臥在這兒很容易著涼的。」霍非凡輕聲責備她，抱著她上床。

「夫君，觀兒有禮物要送給你。」凌觀兒掙扎著從床上下地去拿東西。

「現在很晚了，禮物明天再給吧。」霍非凡拉住她。這小傢伙做事都不看時間嗎？」

「不要，這是中秋節禮的禮物，當然要在今晚給了。」凌觀兒堅持。

從針線籃中拿出她做好的鞋子，呈給丈夫。

「這是觀兒親手做的，希望夫君喜歡。」

霍非凡接過了凌觀兒手上的鞋觀看。這鞋子做工精巧，在鞋邊還繡著他的名字，他點點頭對凌觀兒笑了。

「這鞋做的真好，我很喜歡！」

「那夫君你試試合不合腳？」蹲下身

想為霍非凡換上新鞋，但被他一把拉起。

「鞋子可以明天再試，現在我要你趕快上床睡覺。」霍非凡不忍心看她睡眼惺忪的忙碌著，將鞋放在床旁櫃子上，摟著凌觀兒上床躺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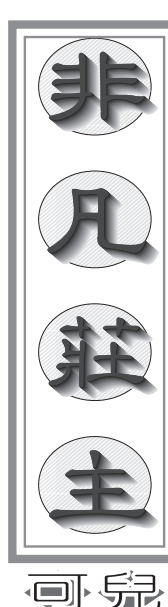
凌觀兒順從地點點頭，打了個呵欠。今晚玩的那麼累，又強等霍非凡回來，她早已累壞了。環著丈夫的腰，小臉埋入霍非凡懷中，熟悉的氣息讓她安心的合上眼，嘴角含笑，立刻就睡著了。

霍非凡微笑地看著懷中寶貝的睡容，也緩緩閉上眼。她終於是全全意意對待他了，得到了她的心，他很滿足，接下來就等她親口承認，他想就在不久之後吧。相擁而眠的男女臉上都有著笑容。

若問凌觀兒，她一生中最快樂是什麼時候，她會毫不猶豫的回答：「現在！」

如今，霍非凡和凌觀兒這對夫妻的相處是如膠似漆、恩愛異常，感情與日俱增。霍非凡已完全融入了凌觀兒心中，她也敞開心接受自己的身份，樂意做霍非凡的九夫人，將自己當成非凡莊的一份子了。

凌觀兒既是認同了自己的身份，使得她原本有如失根浮萍般，心無著落的情緒有了全然的轉變，她由消極的被迫接受一切，變成積極的去適應，日子也變得隨心所欲、自由自在，她當然快樂了。（六十二）

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由不得一陣心酸，將衣脫去，除下晚鞋，走近床前和衣睡倒。

氣一陣，哭一陣，怕一陣，恨一陣，弄得一夜不曾合眼，祇是夢魂顛倒。直到天亮，起身下床，梳洗已畢，略用早湯，還是心驚肉戰。

正在癡癡呆坐，忽見秀林房中一個丫環急忙忙走來，叫聲：「小姐，老爺坐在中堂，立等小姐說話。」丫環說罷自去。寶珠一聽丫環說是老爺相請，已唬得魂不在身，知是錦箋事發了。欲待不去，其情跡更是顯然；欲待就去，又怕不得好開交。左思又想，實是兩難。正在心下沉吟，又是一個丫環來請。一氣就是三四起丫環催促，寶珠越發著慌，把心一橫道：「醜媳婦免不得見公婆。是禍是福，聽天由命便了。」想畢，站起身來，也不帶一個丫環，獨自出房。

走至中堂，見父親坐在上面，面圓怪眼，怒氣衝天，地下桌上，不知擺些什麼東西，心下也有些害怕。走至上面叫聲：「爹爹萬福。」

柯爺一見寶珠到來，免不得氣沖牛斗，喝罵一聲：「寶珠，你這小賤人！你做得好事，你還來見為父的麼？」寶珠戰戰兢兢問道：「女兒乃宦室名姝，素嫻閨中之禮，有什麼不好的事貽羞多麼？」

柯爺冷笑兩聲道：「好個宦室名姝！竟敢於弄月吟風，私奔苟合，敗壞為父的聲名。你還不知罪麼？」寶珠道：「女兒乃不出閨門的女子，有什麼吟風弄月，私奔苟合？女兒不知犯的什麼罪？」

柯爺怒道：「你還在此明知故昧！祇怕今日就不能容情於你了。」寶珠含淚道：「爹爹呀！常言捉賊見贓，不可聽信別人挑唆。平白栽害女兒，於心何忍？」柯爺喝一聲：「小賤人住口！你說拿賊見贓，為父的就還你一個實證。」說著，就把錦箋向寶珠臉上一擲道：「這不是你在宦家回來，從袖中帶回情人詩句？遺失在地，被力父的拾著，可是人贓現獲？你將宦家小畜生在他書房與你如何調戲，如何訂盟，如何吟詩，快快從實招來！若有一字支吾，少不得以家法重處！」

寶珠拾起錦箋一看，知是袖中遺失之物，也不抵賴，道：「錦箋實是宦家姨兒書房中擺著的，女兒偶然檢出一看，因見爹爹進來，是女兒藏於袖中，怕爹爹責備。臨來又忘卻丟下遺他，故無心帶回家中，誤從袖內失落。也不知爹爹拾著，別人拾著？這是女兒實供，並不隱諱。若有私情，任從爹爹加責。似此，不能入女兒之罪。」

柯爺見寶珠回得伶牙俐齒，十分動怒，喝罵：「無恥賤人！你做下不顧臉面之事，有憑有據，還要抵賴。不打怎肯直招！」（二十一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 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 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 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 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 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 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請上網：slcj.us
 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